

# 文化濡化及代沟

钟 年

文化濡化是人类个体适应其文化并学会完成适合其身份与角色的行为的过程，此概念关注的重心在文化、民族或社会的主体——人。本文认为，文化濡化是一个终身过程，人在母腹中已能感受到它的影响，当然，最重要的濡化还是在家庭、学校及社会中进行的。每一文化都以其独特的设计保证该文化成员濡化的完成，这些独特设计又导致民族性的差异。濡化是时间轴上的文化传递，若其失真，就会出现代沟。代沟的外在表现是几代人之间的隔阂与冲突，但其深层原因乃是文化的转型。认识到这一点，就能更好地理解代沟并自觉促成文化转型的顺利实现。

作者：钟年，男，1961年生，湖北大学中国文化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文化的一个重要特性是传承性，无此特性，便不会有文化的积累，也不会有我们今日能看到的伟大的人类文化成就。就每一个人类个体而论，其在诞生之初不过是一个与世界其他林林总总生存着的动物相差无几的生物体，尽管这个生物体蕴涵着日后巨大发展并终于在本质上超越其他动物的可能性。在有些文化中，这一观念表达得十分明确，如说英语的民族对初生婴儿使用动物性的代词“它”（it），就含有初生婴儿还不具备人类的特性，只不过如小动物一般的意味。

从生物体到社会人的进程即个体发展。对个体发展的认识，历来有遗传决定论与环境决定论的争锋，还有许多介于二者之间的折衷论调。但撇开个体的心理发展不论，单从个体对文化的掌握看，则不能不说后天的习得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这一过程，用日常语言说是受教育，人类学家则称之为文化濡化（enculturation）。在今日之人类学里，文化濡化被界定为“人类个体适应其文化并学会完成适合其身份与角色的行为的过程”<sup>①</sup>。这样一个过程是极其曲折漫长的，对每一个体，可纵贯其整个生命历程。当然，在生命的不同阶段，文化濡化有着不同的表现。

文化濡化这个概念是美国人类学家赫斯科维茨（M.J.Herskovits）在其1948年出版的《人及其工作》一书中首次使用的。<sup>②</sup>这个概念所涉及到的主体是人，与以往人类学中将注意力集中于文化、民族、社会等宏观方面有所不同，这大概是受了本世纪30年代后人类学中

① Winick, Charles. *Dictionary of Anthropology*. Totowa, N.J.: Littlefield, 1984. p.185.

② 参见芮逸夫主编《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人类学》，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297页。

心理学研究趋向的影响。其实，赫斯科维茨的业师、现代美国人类学的舵手博厄斯(F. Boas)便提出：“我们必须理解生活于文化中的个人。”<sup>①</sup>赫斯科维茨的学术思想与出于同门的本尼迪克特(R. Benedict)、米德(M. Mead)等民族心理学派的主将相通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我国学术界，对民族这样一个人类共同体的讨论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对文化的注意也复兴了好几年，但对文化与民族的主体——人——的研究，却尚是薄弱的一环。也许，引入文化濡化概念，有助于提醒我们，文化是人创造的，文化也是通过一个个的人传递和维持着的，同样，文化还需要由人来发展。离开了具体的人，文化就只剩下一个没有生命的空壳。我国这几年的文化讨论，之所以难以深入，陷于大而空的境地，恐怕在很大程度上与忽视现实生活中的人而只注重尘垢蒙面的故纸堆有关。究竟如何把握文化？文化研究的对象在哪里？诸如此类的问题并不是已经得到了完满的解答。

中华是五千年文明古国，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典籍，这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但不当的使用也会成为一种负担和阻碍。典籍是文化的产物，是文化的反映，但很难完全说它们就是文化本身。且不说典籍只能反映文化的一部分，就算能反映文化的真实，也不过是昔日黄花在镜中的映象，从中能寻出的只是传统文化的身影，是死的文化。而活生生的正在发挥功能的文化却正在你我他芸芸众生的头脑里、行动中，只有挖掘出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文化的理解、对文化的实践，才能说是真正把握了文化。对文化濡化过程的研究或可帮助我们达到这一境界。

## 二

文化濡化既是一个过程，就有其开始与终结。从人类学的立场看，文化濡化是不间断地进行的。“朝闻道，夕死可矣”<sup>②</sup>，正是指学习悟道的濡化过程可以持续到人的最后一口气。所以，以死亡为濡化过程的终结大概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个过程的起点确定在何时就不那么容易了。以人的诞生为起点自然方便，因为出生是人面临的第一个重要的转变。可是，中国古代即有胎教之法。《礼记》载有“古者胎教”的思想，《论衡》中进一步做了详细的讨论，所谓“子在身时，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非正色目不视，非正声耳不听”，而周文王之成为“圣王”，更相传是其母实行胎教的结果。现代科学也日渐证实胎教的合理性。如此看来，未出世的胎儿便已能感受到社会所施加的文化影响。

当然，重要的、大量的文化濡化还是在出生后进行的。从个体的生命历程看，最初是儿童期，此时的濡化机构主要是家庭。心理分析理论的创始人弗洛伊德(S. Freud)十分重视早年儿童期经验对一生的影响，在文化与人格研究领域运用弗洛伊德理论的哥伦比亚学派，自然以儿童养育(child rearing)为注意的焦点。这一派的主将卡迪纳将哺乳和断乳的方式、有关排泄和性的教养、家庭的结构和规模等称为初级制度(primary institution)，认为社会成员经此吸取其文化要素，从而形成基本的人格结构(basic personality structure)。二战中的国民性研究(national character studies)也大致是循着这条思路进行

① [美]R·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中译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② 《论语·里仁》。

的。<sup>①</sup>这一派的研究倾向，站在今日回顾，不难看出其儿童期决定论的偏颇。但决定论是一回事，重要性是另一回事，当代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都无不承认早年经验对人们终身发展的极大影响。而在我国，虽有“三岁看老”的古训，但连篇累牍的婚姻家庭研究著述中，学者们对儿童养育问题却十分吝惜笔墨，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就大多数人而言，第二个遇到的濡化机构是学校。学校教育是有意识、有组织进行的，被教育者受特定人员（如教师）的教育。从知识掌握角度考虑，现代学校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人类学家通过对学校教育的研究后认为，教育不局限于学校，教育主要来自学校以外。而且，通过学校进行的教育还受到社会和文化的局限。<sup>②</sup>即以学校教育本身而论，教师的影响力也不是绝对的，同侪群体（peer group）在从世界观、人生观直至具体的待人接物、衣着服饰等方面都对其成员产生巨大的影响。<sup>③</sup>

现代社会中，一个人在学校接受完系统的教育后就会走上工作岗位，无论这岗位是在工厂、机关或军队，这些地方依然是进行文化濡化的机构。除了有组织有系统的自上而下的影响外，同一单位的成员间横向弥漫的影响力也不可低估。相对于以前的濡化，此时个人意识的选择性开始发挥日益显著的作用。

传播工具的发达是当代社会的一大特色。电影、电视、书刊、广播无时无刻不在向人们的头脑中渗透。在美国，儿童用于看电视的时间已远超过他们和现实世界即和家人、亲友、教师相处以及用于玩耍、运动、念书的时间。难怪有人惊呼，对任何人都可闭门不纳，但广播电视却是堂而皇之地破墙而入。<sup>④</sup>现代化传播媒介的加入，使得现代人的文化濡化过程更加复杂多变。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可以将一个人的濡化阶段分为家庭、学校、单位等等，但实际上，很难有不受社会影响的家庭与学校阶段。发生在两千年前的“孟母三迁”的故事，就说明那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已常常胜过家教。

除此之外，不同的民族又有不同的文化设计，由此使得其成员的濡化过程也独具特色，推论下去，便会导致民族性的差异。在出没于大兴安岭的鄂伦春族中，男孩5、6岁开始用弓箭射小鸟，7、8岁练骑马，11、12岁便随父兄到猎场围猎，到15、16岁就成长为一名能单骑出击的猎手了。女孩则跟随母亲和老年妇女外出采集，学习辨认几十种可食的野菜、野果和块根植物，学习桦树皮的剥制、加工和制做各种皮制品，并练习在这些东西上刺绣和雕刻。老人则负责向儿童讲家谱、族规及赞颂勤劳、勇敢、谦虚等美德的故事。<sup>⑤</sup>而信奉佛教的傣族，儿童在母亲或姐姐的照管下长大，6、7岁后，开始学放牛及挑水打柴等活路，7、8岁时，男孩要到佛寺当小和尚，识字读经；女孩在家学烹饪、纺织、缝纫，做母亲的助手。母亲在家中操持一切，父亲常外出闲游，因此儿童早期受女性熏陶较多，傣族性格温顺也许与此有关。<sup>⑥</sup>鄂伦春族和傣族在文化濡化过程上的不同，直接影响到整个民族的性格，从中也可反映出狩猎采集文化和农业文化的某些差异。

文化濡化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是成年礼（initiation）。许多民族志的材料表明，在整个成年礼过程中，孩子们常被隔离一段时间，在丛林学校（bush school）或类似机构中接受关于本族历史、为人处世以及新的义务和举止仪态等方面的系统教育，还要学习怎样打仗、狩猎及怎样

① [日] 绫部恒雄主编《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中译本），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5—89页。

② [美] 辛格顿：《应用人类学》（中译本），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6页。

③ 刘安彦：《心理学》，台湾三民书局1978年版，第88页。

④ 赵浩生：《漫话美国青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页。

⑤⑥ 《鄂伦春族》、《傣族》，均载严汝娴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婚姻家庭》，中国妇女出版社1986年版。

处理日常生活事务等内容。成年礼的仪式过程有着某种心理学上的效果,如增强自信心、克服恐惧心理等。<sup>①</sup>成年礼如今在中国大多数地区已不可见,但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是广泛存在成年礼仪的。如古代男子20岁行的冠礼、女子15岁行的笄礼,实质上就是一种成年礼。<sup>②</sup>而在中国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至今仍保留着较为完整的成年礼习俗,使学者们能从无法亲见冠礼与笄礼的遗憾中得到一些补偿。如在云南宁蒗的纳西族中,少年到了13岁就要举行进入成年的仪式:女孩叫穿裙子仪式,男孩叫穿裤子仪式。整个仪式包括换装、祈祷、宴饮及一系列象征性活动。<sup>③</sup>若从文化濡化的立场看成年礼,则此种仪式正标志着社会对其成员初步濡化完成的认可

### 三

文化濡化涉及到的起码是两代以上的人,因而与横向的文化传播不同,它是一种纵向的代际间的文化传递。文化传递的理想标准是毫厘不爽,但在实际过程中要保持百分之百的准确性是很难做到的,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偏差,最终导致文化变迁(culture change)。当变迁的速率过快且幅度过大时,代与代之间就会发生隔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代沟(generation gap)。

代沟并不是某一天突然浮现出来的,所有的人类文化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时代的差异。仅以西方美术而论,17世纪文艺复兴后至19世纪末,就出现了人文主义、洛可可(rococo)、巴洛克(baroque)、风格主义、学院主义、浪漫主义、印象主义、分色主义、唯美主义、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等多种各具特色的艺术思潮,把美术发展的时间轴线点缀得色彩斑斓。只不过代际的差异,从未有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这几十年表现得这么突出,这么令人失措罢了。

在代沟研究领域,人类学家的贡献是世人瞩目的。70年代初,久负盛名的女人类学家米德完成了她一生中最后一本重要著作《文化与承诺——一项对代沟的研究》。为了深入分析代沟现象,书中提出了对文化类型的三种区分,即长辈楷模文化(postfigurative culture)、同辈楷模文化(cofigurative culture)、晚辈楷模文化(prefigurative culture)。<sup>④</sup>长辈楷模文化是指晚辈向长辈学习生活的经验;同辈楷模文化是指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而晚辈楷模文化则是指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米德认为,当今西方社会已步入晚辈楷模文化阶段,由此造成战前的一代人与战后的一代人在观念上和行为上的巨大鸿沟。

米德的权威性是不容怀疑的,但她对当代西方社会文化类型的断言却显得有些操之过急。因为一种文化若完全转化为晚辈楷模文化类型,按米德的定义,长辈已降尊降贵向晚辈学习,那么,激烈的代际冲突也将不复存在,代沟也就不成其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了。所以,西方社会自60、70年代以来日益显著的代沟问题正好说明,他们的文化充其量不过是处在同辈楷模文化向晚辈楷模文化的转型时期。

用米德的理论来对照,中国自70年代末敞开国门走向世界,文化类型也开始发生了转变,困扰着许多人的代沟现象的出现,可以说是一个明显的信号。但中国的代沟问题,与西方社会的代沟问题,只是现象上的相似。如果说,在米德所处的美国,代沟现象背后是同辈楷模

① [英]巴伯:《人生历程——人类学初步》(中译本),云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9—39页。

② 王力等:《中国古代文化史讲座》,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40—141页。

③ 严汝娴、宋北麟:《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制》,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1—149页。

④ [美]M·米德:《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中译本),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页。

文化向晚辈楷模文化的演变,则当今中国,代沟现象背后却是长辈楷模文化向同辈楷模文化的转型。这样的转型,在美国这个国度中,开发之初就在进行着。因为哥伦布(C.Colomb)所发现的美洲,是个迥异于欧洲的大陆,在那里,没有传统的经验可以依托,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供选择,所以费孝通先生说:“美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不靠祖宗余荫,靠自己,不买账,拚命、刻苦创造出来的记录。”<sup>①</sup>在美国,父母对子女的要求,并不是要他们做自己惟妙惟肖的摹本,而是鼓励他们在与同辈伙伴的竞赛中先执牛耳。“美国的父母并没有具体的孩子将来应当成为怎么样一个人的标准。自己不应象父母,孩子也自然不应当象自己。”<sup>②</sup>中国的情况则相反,若以美国为缺少传统的代表,中国就是富有传统的典型。心理人类学的倡导者许烺光先生在对中国文化所作的基本假定中,就有一条是“年龄即代表智慧,并且是值得尊敬的”。<sup>③</sup>依此,便要求晚辈向长辈学习,奉传统为圭臬。中国文化的这个特征,一直到现在仍时时可辨。成长在这种文化中的个人,都免不了经历孔夫子“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踰距”的人生道路。

至于说中国目前已开始向同辈楷模文化转型,在我们身边就可找到不少的事实根据。8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文化中显现出的一个新迹象就是类似于人类学所说的年龄群(age group)活动的增多。在公园里,聚集了越来越多热衷于气功、门球、太极拳、健身操、传统戏曲的老年人;单位中,有一面埋怨青年人自由懒散一面回忆50年代美好时光的中年人;各种娱乐场所出入的则是一群谈论着港台红星、东洋电器、欧美时装的青年;还不该忽略大批着迷于电子游戏、变形金刚的孩童。长辈的经验对晚辈已逐渐失去指导意义,同辈人的相互影响开始超过异代之间的影响。晚辈对长辈们津津乐道的事件已觉得时代悠远,长辈对晚辈挂在嘴边的词汇也深感陌生。真是父母难解儿女意,知音惟在同辈寻。这样,在谈论接触到共同的问题时,长辈与晚辈在观点与行动上的差异隔膜就难以避免了。

#### 四

如前所述,若文化濡化的过程不失真,代沟也就无由产生,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人自然省去了许多烦恼。在我国一些偏远地区,以及亚洲、非洲和散居在太平洋诸岛上的许多民族,至今仍在相当程度上保持着这种状况。然而,代沟却不是衡量一个社会优劣的标尺,依原样传递的文化是缺乏创造力的,也是难以持久的。代沟的显隐,往往是社会发展变化的晴雨计,认识到这一点,并予以合理的引导,事态就会朝我们期望的方向发展。因此,大可不必对代沟问题忧心忡忡,谈虎色变。

不惧怕代沟的出现,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流行坎止,任之而已。代沟会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因此也是一种社会问题(social problem)。我们对代沟的分析,只是想提醒人们,对代沟问题的解决,仅采用治标的方法,而不把握其背后的文化转型实质,是不能见其功效的。所以,我们要将更多的气力花在文化转型的顺利实现上,这样,就奠定了解决代沟问题的基础。

文化濡化在此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它既可为正在进行的文化转型鼓与呼,又可为巩固已完成的文化转型呐与喊。这里有必要对我们的教育观作一番反思。人类学由于其学科特色,

①② 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1、170页。

③ [美]许烺光:《文化人类学新论》(中译本),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79年版,第110页。

一向持大教育观，与一般只将教育理解为是在学校中进行的狭义教育观大异其趣。相对说来，学校教育只占文化濡化较小的部分。因此，我们的教育，除在学校实施外，更应在家庭邻里、机关单位、传播媒介等多层面齐头并进。而学校的教育，也需与社会的发展相契合，否则只会导致学生在走上社会后的认知失调。

濡化又是一个自人诞生之日起就开始的终身过程。因此，我们也要改变那种教育的对象只是胎毛未干的年轻人而不包括嘴上有毛的成年者的传统观念。文化转型对每一代人来说都是一个新问题，旧有的经验在这里已派不上用场，几代人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这就要求大家跨过代沟，携起手来，平等交流，共同探索。米德指出，“真正的交流是一种对话”，而代与代之间对话的基础是“共同的语言”。<sup>①</sup>我们认为，共同的语言代表着一种共同的认识，即对文化转型的共识。作为超越于个体之上的濡化机构，是有责任有义务也有能力将这种认识传达给社会中每一代人的。

代沟问题还应该引起人们对亚文化（subculture）及亚文化群体的重视。在一些国家，“青年文化”（adolescent culture）已经争得一席之地，并在许多方面影响到主流文化。而在我国，青年文化的合法地位至今未获确认。其实，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中，青年文化亦曾显示出巨大的影响力。轰轰烈烈直接影响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五四”运动，就是一批年轻人发动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其核心人物中的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等，也皆是不到而立之年的青年。在今天和明天，青年文化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的主流文化应以博大的胸怀接纳青年文化，不应持排斥态度而使其沦为逆反文化（counter-culture）。

青年问题还不仅仅关系到青年自身。文化中新一代人的成长，又会影响到他们下一代的文化濡化过程。从有关广西大瑶山盘瑶的民族志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相对周围汉区变迁还较缓慢的社区，中青年男子已大部分改换汉装，由此使得14岁以下的男孩，已百分之百放弃了本民族的服装。<sup>②</sup>上一代人有意识的、激烈的濡化过程，到下一代人已成为无意识的和缓的过程。自然，下一代人成年后，也许又有了新的需为之抗争的目标。

在人类学中谈代沟，实际上已包含从社会文化上断代的意思。我们说某人属某一代，注重的并不是他的生理年龄，而是其心理年龄和社会年龄。年轻人中难免有老气横秋之辈，年长者中当不乏壮心未已之人。毕加索90高龄时依然被世人称为年轻的画家，就是因为他在一生中不断变换艺术手法，不断探索求新，永远走在时代的前列。所谓“活到老、学到老”，也正是要求一个人紧紧跟上历史前进的步伐，莫做时代的弃儿。许多土著民族早就在有意无意之中认识到了这一点，如南美火地岛最南端的锡克兰人（Selknam）的成年礼，对参加者的年龄并不加以限制，重要的是看其精神上是否成熟。<sup>③</sup>

不同的社会，对精神上的成熟有不同的标准。目前我们所处的社会，精神成熟应指具备适应文化转型的能力。这样一来，生理年龄就不再是划分代沟的绝对指标，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共同认识才是人以群分的深层原因。如果几代人都认识到面临的文化转型，并努力培养对转型的适应力，那么，不惟转型的工作会更为顺利地完成，就是代际的隔阂与冲突，也会得到消除或缓解，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化将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迈进。

责任编辑：唐军

① [美]M·米德：《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中译本），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7页。

② 胡起望、范宏贵：《盘村瑶族》，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第208—210页。

③ [德]利普斯：《事物的起源》（中译本），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年版，第251页。